

十誡中最甘飴的規律

加俾爾·亞默斯古雅 (Gabriel R. Amezcua) 是主業會的獨身會員。他遵循聖施禮華的教導，作了一個為他來說現時最重要的決定：要先行照顧他的父母親。

2010年1月12日

有兩樁事情時常在我的腦海浮現：其一是有關聖施禮華對第四條誡命：「孝敬父母」的訓誨，他稱之為最甘飴的誡命。

其二是我在80年代時參加了的一個電台來電廣播節目。我發覺被邀請參與討論的人似乎並不認識主業會！話說，在節目中，我詢問了一連串我有興趣想知道有關主業會的事情。當中一個參與討論的人竟告訴我說，所有主業會的會員都接受有一個文學學位。

我回答他說：嗯，我不過是在在屠房工作，職責是去除掉雞隻左翼部份的雞肉！

節目繼續進行，直至有人指出主業會的成員要離開自己的父母。那時我的母親，她正與我一起收聽節目果斷地立即)從我手中取去聽筒並說：「我是這主業會會員的母親，有問題麼？」

時間飛逝，從那節目至今，輾轉也有25年了。我的人生也改變了不少。感謝天主，雙親仍健在，與我一起生活。我說「與我一起」，因為直到4年前，是我“跟他們”一起生活)。

在2002年，我往柏浦拿（ Pamplona ）修讀博士學位，故此在與雙親一起生活了42年後，不再與他們一起。我持有一個西班牙哲學學位，在Jaen一所中學工作。

母親當時的健康情況令我有所顧慮，但家庭醫生告訴我她的症狀只是一般老人病而已。與雙親磋商過後，決定前往拿娃雅（ Navarre ）完成學業。當時他們分別年屆78和79歲。

在拿娃雅兩年半後，父親突然中風，引致右半身癱瘓。同時間，母親經專科醫師詳細檢驗後被診斷患了後期的老人癡呆病。

因這些事故，我雖還未完成學業也得回家照顧他們。在家鄉，我在亞托卡斯盧學校（ Alto Castillo ）重拾教鞭。我要求只在上午授課，這樣我便可騰出更多時間來照顧他們。我安排一位女士在早上陪伴他們，直至我放學回家。

真的感謝聖施禮華，父親竟奇蹟般復原。他行動自如，不用倚靠旁人。這連醫生們也感到意外。原先他們還以為父親會卧牀不起！他雖不能在家中幫上忙，卻能照顧自己的生活。

反觀母親的機能則漸漸喪失。她需要24小時看護，一切起居飲食均需要他人照顧。她也失卻認人能力，有時更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而顯得不安。為舒緩她的焦慮，有時候我會用輪椅推她出外走一回。我和父親試過在晚上不敢睡覺，因為不管是暖或寒，或下雨，母親會突然溜到街上！

原來老人癡呆症的病人在午間會變得煩躁不安。這現象連醫生也難以解釋，也沒有藥物可令他們安靜下來。我必須非常有耐性的伴陪她好使她平靜下來，醫生說最好的方法是視她如一3歲小孩。我就是這樣照顧她。

跟隨著聖施禮華的教導，目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好好照顧父母，就如我年幼時，他們悉心看顧我一樣。唯

有如此，我才可以說自己活出主業會的精神，因為我在雙親身上看見我主基督。當我覺得非常疲累或感到肩上擔子奇重時，我便凝視十字架上的基督，細味瑪竇福音中的一節：『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。』(瑪 16：24)

隨著時間消逝及年紀漸長，我愈發現身邊的人，不論是在學校的一羣，或是深交的或普通的朋友，每人都要面對年老體衰的過程。使我明白到我不應把自己看成一殉道者，因為有些人的遭遇，可比我差得多。遇到這些人，我會激勵他們，並教導他們如何在個人苦難中與基督相遇。

在我居住的小鎮有一萬三千多居民，幾乎彼此認識。我們成立了一個老人癡呆病人組織。市政府也全力協助一切使團體順利發展。此外，我們也聯絡不同神師並請他們照顧病人的靈修。

在街上，常有人特意前來問候我的父母。他們也欣然鼓勵那些默然為病者付出的一羣。無論何時，我不會忘記聖施禮華常掛在唇邊，那愛護父母的甘飴誠命。還有就是那個我有份參與的電台來電廣播節目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shi-jie-zhong-zui-gan-yi-de-gui-lu/> (2026年
2月22日)